

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

邵荣芬

中古匣、云两母当合而为一，音韵学界的看法比较一致。上古两母的关系如何，则意见颇为分歧。到目前为止，提出的不同看法大致有下列几种：

1. 匣母并于群母读g'，云母也是塞音读g。此说出于高本汉^①。

2. 匣、云两母合一，跟中古一样读ɣ。此说出于曾运乾，完成于董同龢^②。

3. 匣母并于群母读g，云母仍同中古读ɣ。此说出于周法高^③。

4. 匣、云、群三母合而为一，读g(中古开口)和gw(中古合口)。此说出于李方桂^④。

5. 匣、云、群三母合而为一，读ɣ，此说出于陈新雄^⑤。

6. 匣母一分为二，与k，k'谐声和互读的同群母，读浊塞音，与x谐声的同云母，读浊擦音。此说为李方桂早年的非正式说法，由罗常培先生首先表出并予以认可。^⑥而李先生后来则改倡上列第4说。

以上各说大多都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时贤已多论及。现参以己见，总括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使群母或云母跟韵母的配合关系受到很大限制，造成结构上的不均衡，如1—3说。二是出现同音而具有不同演变的例外太多，如4说。三是跟谐声的情况不合。如2，4，5说。谐声匣母跟k类相谐的

极多，而云母跟k类相谐的却极少(详下文)。四是不便解释现代某些方言匣母字读k类音的现象。如2，5两说。

只有第6说可以避免以上诸缺点。所以70年代后期以来提倡此说的人又逐渐多起来^⑦。所可惜的都差不多只是原则上支持这一说法，并没有对之作多少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对诸如究竟如何根据谐声给匣母字具体分类，匣母字能否清楚地分为两类，分为两类后与文献和方言资料是否相合等问题，不仅没有很好的解决，甚至有的也没有提出来。因此这一学说还不能说已被建立起来，还须要加以补充和完善。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对上述几个具体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以便为完善和确立这一学说尽一点微力。

现在就来根据谐声给匣母字试作分类。既然谐声字是研究上古音的主要依据，分类的成败无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为了简便，所分匣母字暂以《说文》收录的为限。

分类的原则原说已经提了出来，但既不够完备，也不够妥当。不够完备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只说与k，k'谐的归群母，而没有说与g谐的归何母。二是只说与k，k'谐的或与x谐的归何母，而没有说不与k，k'谐，也不与x谐的归何母。不够妥当的地方也有两

* 此文曾在1990年6月香港浸会学院举办的中国声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

母，不谐k类。

脂部

皆二开 匣₁ 1谐齮駘

齐四开 匣₁ 1郎

齐四合 匣₂ 3惠韞榑漣

“皆”属k类。“自”亦谐k类。

质部

黠二开 匣₁ 黠

屑四开 匣₁ 頡頏(擷)

匣₂ 页

黠二合 匣₂ 𪗇

屑四合 匣₂ 穴综

“吉”属k类。“页”为象形字，不谐k类。“穴”从帮母“八”声，只谐本母。

真部

山二开 匣₁ 2賢

先四开 匣₁ 1賢

匣₂ 1𦉳𦉴𦉵𦉶𦉷𦉸𦉹𦉺2𦉻

淳三合 云 1药

先四合 匣₁ 3旬

匣₂ 1玄2𦉿𦉽𦉾𦉿3𦉿𦉿(街)

“𦉿”属k类。“匀”为以母(喻四)字(“旬”从“匀”省声)亦谐k类。k类“均”谐云母“药”为例外。“𦉿”、“𦉿”、“𦉿”均为会意字，不谐k类。“玄”、“𦉿”均只谐本母。“𦉿”大徐《说文》云：“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玄声。”似乎“玄”亦谐k类。其实“𦉿”象引牛之挽具，并非从“玄”声、徐锴认为“𦉿”是指事字，甚是。

祭部

泰一开 匣₁ 3𦉿𦉿𦉿

匣₂ 3𦉿

皆二开 匣₁ 3𦉿𦉿𦉿

齐四开 匣₁ 3𦉿

泰一合 匣₁ 3𦉿𦉿𦉿

夬二合 匣₁ 𦉿

祭三合 云 3𦉿𦉿

齐四合 匣₂ 3𦉿

“𦉿”、“𦉿”、“𦉿”、“𦉿”、“𦉿”(昏)均属k类。“会”亦多谐k类。“𦉿”(“𦉿”从此省声)心母字，“𦉿”邪母字，均不谐k类。

月部

曷一开 匣₁ 曷𦉿𦉿𦉿

匣₂ 𦉿

鎋二开 匣₁ 𦉿𦉿

匣₃ 𦉿𦉿

末一合 匣₁ 𦉿𦉿

从k类字得声之“曷”、“𦉿”有时又谐k类。“𦉿”、“𦉿”二字大徐“胡八切”，入黠韵，今从《广韵》“胡鎋切”，归鎋韵。

元部

寒一开 匣₁ 1寒𦉿𦉿2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

删二开 匣₁ 2𦉿

山二开 匣₁ 1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

匣₂ 1𦉿

先四开 匣₁ 2𦉿𦉿𦉿𦉿

桓 合 匣₁ 1完𦉿𦉿𦉿𦉿𦉿3𦉿𦉿𦉿𦉿(𦉿)𦉿

匣₂ 1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

删二合 匣₁ 1𦉿𦉿2𦉿𦉿(𦉿)𦉿3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

匣₂ 1𦉿𦉿𦉿𦉿3𦉿

山二合 匣₂ 3𦉿

仙三合 云 1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𦉿

先四合 匣₁ 1𦉿2𦉿

匣₂ 2 聞

“鞞”、“干”、“聞”、“見”、“官”、“霰”、“弄”均屬k類。“寒”幾乎全諧k類。“完”、“旱”、“𠵼”（況袁切，“患”从此聲）亦諧k類。“丸”只諧本母。“亘”、“獻”、“原”、“閱”、“爰”、“幻”、“宦”、“馬”均不諧k類。云母“園”、“院”從k類字得聲，“袁”諧k類“賁”均為例外。

縣字不諧k類。不過“州縣”的“縣”有k類或體。《穀梁·隱元年》“襄內諸侯”，《經典釋文》云：“襄音縣，古縣字”。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八云：“字縣、州縣，字本作‘襄’”；《廣韻》霰韻“縣”字注云：“郡縣也……古作襄”。都採用《釋文》的說法。“縣”有k類或體“襄”，故歸入匣₁。“儻”大徐“下簡切”，入產韻，《廣韻》“下報切”入滂韻，今從《廣韻》。

歌部

歌一開 匣₁ 1河苛何荷3賀

戈一合 匣₁ 2禍禍

匣₃ 1禾和蘇盍

麻二合 匣₁ 2蹀裸鯨鯢

支三合 云 1為2芳芳

“可”、“加”、“高”、“果”、“戈”均屬k類。“為”諧k類“𠵼”、“邠”、“妨”為例外。

緝部

合一 匣₁ 合迨詒郃

洽二 匣₁ 洽洽恰

“合”諧本母，又諧k類。

侵部

覃一 匣₁ 1含哈𠵼 瓠2頤頤楫蛭頤
搃3玲

匣₂ 1馬函(𠵼)顛函霽2菌未

咸二 匣₁ 1咸𠵼𠵼

“今”屬k類。“咸”、“𠵼”亦諧k類。“𠵼”有諧本母。“函”有俗體“𠵼”，從k類“今”聲為例外。

葉部

盍一 匣₁ 盍嗑郃闕

洽二 匣₁ 狎匣

狎二 匣₁ 仄陝

葉三 云 𠵼

帖四 匣₁ 俠挾𠵼

匣₂ 𠵼協𠵼協

“甲”、“夾”均屬k類。“盍”亦諧k類。云母“𠵼”從k類“盍”聲為例外。“𠵼”不諧k類。“仄”大徐“胡甲切”入狎韻，《廣韻》“侯夾切”，入洽韻，今從《廣韻》。

談部

談一 匣₁ 1邯酣3譚

咸二 匣₁ 2兼3各陷陷𠵼

銜二 匣₁ 1賺銜2檻

添四 匣₁ 1嫌嫌

“甘”、“敢”、“兼”、“監”均屬k類。“銜”《說文》云：“馬勒中也，从全从行，銜行馬者也。”是會意字。嚴可均《說文聲類》、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均謂“金亦聲”，今從之。“檻”大徐“胡黯切”，入賺韻，《廣韻》“胡黯切”入檻韻，今從《廣韻》。

根據以上分析的結果，匣₂和云母字跟k類字仍有相諧關係的只有27例，從諧聲的總情況看，同部位的聲母之間存在這一點互諧並沒有什麼不正常之處。由此可見，匣母字根據諧聲一分为二確實是可行的。

實際上舌根塞音和喉擦音的互諧情況也顯示匣母里含有讀塞音的字。請看下面的諧聲統計表^⑧：

	见	溪	群	晓	匣	云
见	521	157	178	51	255	14
溪		98	22	24	45	3
群			67	12	16	1
晓				107	29	30
匣					180	20
云						128

塞音见、溪、群彼此互谐共达357次，而擦音晓、云与见、溪、群彼此互谐才分别为87次和18次，两者相去甚为悬殊。这充分显示了塞声与擦音的差别。但是匣母与塞音诸母的互谐情况却恰恰相反。匣母与晓、云彼此互谐才有49次，而与见、溪群互谐竟达316次，后者比前者多出了五倍。这是匣母与塞音关系比较密切的证据。如果匣母字全都读擦音，就不大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至于晓母与云母相谐不及与见母相谐的多，那是因为云母字特别少的原故，并不能构成塞音与擦音在谐声中大致有区别的佐证。由此可见，根据谐声不论是把匣母字不作分析地全部并入云母，或是把匣、云、群三母统统合并起来，都是不恰当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办法只有两个：要么把匣母归群，要么把匣母一分为二，一归群，一归云。前文已经说过，二分法可以避免云母在声韵配合上的局限性，所以应该把它看作最佳方案。

《说文》匣母字不包括或体共499字。一分为二之后，匣₁354字，匣₂145字。匣₂字数虽然较少，但分布还比较普遍。不仅一二四等都有匣₂字，而且在三十一部的十二组中，除幽、侯二组外，其余各组都有匣₂字。值得注意的是，幽、侯二组不仅没有匣₂字，同时也没有云母字。这说明它们本来就没有ɣ声母字。

g声母在一二四等前在没有前顎介音的情况下变为擦音ɣ，而在前顎介音前保留不变，这就形成了中古的格局。g变ɣ与顎化无关，而且见系字的顎化又是中古以后的事，

因而这一变化在没有前顎介音的条件下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现代广州话来源于溪母的k'多数变为擦音h，如“巧”谈'hau，“谦”读.him等等^⑨，就是舌根塞音向擦音演变的实例。至于g变擦音而其它浊塞音如b，d等不变擦音，不相一致，也算不上什么缺点，更不是不可能的。广州话k'变h，但与k'同来源于送气清音的t'（透母）却没有变，p'（滂母）除一部分三等字变f以外，其余的也没有变。由此可见，发音方法相同，发音部位不同的声母发生不同的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不是仅见的。

二

若干年来，人们从方言中陆续发现一些匣母字读k类声母的例子，认为它们显示了匣母有g来源的线索^⑩。由于这类例子不止一个两个，又分布于闽语和吴语两大方言区，出于偶然歧读的可能性较小，把它们看作古音的遗迹是有一定道理的。现以闽语厦门话和吴语温州话为例，把这类匣母字及其读音列举于下。

厦门 黏(糊) ,kə 估 kə' 绘 kue'
 猴 ,kau 厚 kau' 怀 ,kui 滑
 猾 kut, 含 ,kam 衔 ,kã 鹹
 ,kiam 寒 ,kūã 汗 kūã' 县
 (悬) ,kūãī 县 ,kūãī 行~为
 ,kiã 脛 kin'

温州 潰~嗽 gai' 厚 'gau 怀衔~冤
 ,ga 陷陷 ga'

这里主要根据北大中文系的《方言字汇》，厦门话从罗常培先生《厦门音系》补入“糊、估、猾、脛”四字^⑪。为一致起见，它们的音标则改从《字汇》。《字汇》阳调误作阴调的，如“猴、寒”等，也据罗书改正。《字汇》“环”罗书“金寰、寰”都作,k'uan，不符合厦门话群母读k的主流，故未列入。

《字汇》“號”~再作ko', 罗书“下”山~作ke', 也都符合来源于群母的条件, 不过前者只有厦门一处有此读, 罗书又作ho', 不作ko', 后者《字汇》又作e'不作ke', 彼此互不一致, 或有误记, 所以也没有列入。

把上列的这些例子跟前面我们据谐声对匣母字所作的分类对照一下, 不难看出, 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这些字我们前面都归入了匣₁类, 没有例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据谐声字所作的分类是基本正确的, 另一方面也反过来说明这些字的塞音读法确是古音的遗迹, 彼此可以起到互相印证的作用。

当然, 并不是所有归入匣₁的字这两个方言都读k类声母, 读k类声母的只是一小部分, 大多数也和和其它方言一样都读擦音声母。显然这少数的k类声母只能被看作是音变的残留现象。从读k类声母的基本上都是白话音, 差不多都有与之相对的读h类声母的文言音来看, 它们大概是在文言音的不断扩展中仅有的未被取代的部分。既然如此, 我们虽然可以根据这两个方言匣母字的k类读法推证它们有g来源, 但却不可以认为这两个方言读擦音的匣母字上古声母也都是擦音。比如“糊”与“湖”《切韵》同音, 它们的声母厦门话一读k, 一读h。既然k是h向k扩展所未及的部分, 故与已及的“湖”不相一致。我们可以根据“糊”的k, 推证其来源于g, 但决不可以根据“湖”的h, 推证其来源于γ, 这正象北京话“行为~”与“衡”不同声母, 一读g, 一读x, 我们决不能据以推证两字声母上古有不同来源一样。

三

匣母上古一分为二除了现代方言的印证以外, 文献上也可以找到一点印证, 这就是佛经里的梵文译名。

大家知道,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之时, 约当二世纪五十年代。这时上古音虽然已开始以较快速度向中古音演变。但上古音的特点仍然有不少保留。所以这一时期的译音材料对考求上古音的声母情况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东汉时期, 匣母字大致用来对译梵文的下列几个辅音, 即: g, h, v, p, bh。在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所收集的梵汉对音材料里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⑩。比如 āgama 译作“阿舍”, 以“舍”译g(安世高), gaṅga 译作“恒河”, 以“恒”译g, mahoraga 译作“摩睺勒”, 以“睺”译h, sattva 译作“萨和”, 以“和”译v, gautamapati 译作“俱譚滑提”, 以“滑”译p, ābhāsvaratśu 译作“阿会亘修”, 以“会”译bh(以上支讖); 等等。表面看来, 匣母所对译的梵音似乎很复杂, 但实际上只有g和γ两项。对译h, 是因为h在两元音之间变浊之故; 对译v的都是合口字, 是因为东汉时期汉语里还没有v, γw读起来与v比较接近之故; 对译p, bh是因为p, bh也都变读为v之故。柯氏据此认为东汉时期在译经人的语言里匣母字有两种读法, 即g和γ。这意见大致是正确的, 只不过他接受李方桂先生上古匣母读g的说法, 认为这时的γ全都是从上古的g演变而来, 跟我们的看法不一致罢了。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两点理由。第一, 有时不用现成的匣母字译v, 而另造新字。比如支讖把cakravāla译作“遮迦憩”, 把gandhārva译作“撻查憩”, 把upāykausalya译作“沍憩构舍罗”, 都不用现成的“和”字而用新造的“憩”字来译v。这充分说明用匣母字译v是不得已的办法, 并不是两者读音完全相同。因此假定对译v的匣母字读γ, 是完全说得过去的。第二, 云母字所对译的梵文和匣母字差不多完全相同, 可是就是不用来对译梵文的g。作为γ的云母不

用来译g, 说明用匣母译g既不是因为g与ɣ发音部位相近, 偶然误译, 也不是因为g在两个元音之间变ɣ所致, 而是实际读音相同之故。

在柯氏所收集的译名材料里, 匣₁和匣₂的对音情况如下:

匣₁译g: 含恒

译ɣ: 会曠活滑

匣₂译ɣ: 恒洄亘和憩

匣₂译ɣ, 不译g, 跟我们的分类一致, 可以互相印证。匣₁译g又译ɣ, 而且译ɣ的还多于译g的, 不仅跟我们匣₁的归类不一致, 而且也跟现代方言“滑”读k类声母相齟齬。因此这只能解释为东汉时期匣₁中的多数字已经由g演变成ɣ的结果。

匣₁字的塞音读法到三国时期的译名里仍然保持未变, 请看下面支谦的译例^①:

gaṅgādatta 恒伽达 《撰集百缘经》

卷10(4, 254页上)

gaṅga 恒加 同上(4, 354页上)

anāgāmin 阿那鎗 《佛说滌沙王五愿经》(14, 780页上)

sakṛdāgāmin 斯陀鎗 同上(14, 781页上)

支谦用“鎗”, 不用“含”, 说明他并不是因袭旧译; 换译而仍用匣₁字, 说明这些匣₁字的声母仍然是g, 至少“鎗”字是如此。自晋以下, 梵文字母对音大都用群母的“伽”字对译g或gh, 未见用匣母字的, 只有梁代的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文字品》的时候, 用“恒”对ga是例外^②。这说明自三世纪中期开始匣₁字大概基本上都已变成了ɣ。在这以后出现于翻译经文里的“恒伽”、“阿含”等译名就大都只能看作是因袭的结果了。只到唐代玄奘改译“恒河”为“琬伽”, 玄应改译“阿含”为“阿伽摩”或“阿笈摩”, 並批评旧译讹误时^③, 才首次明确揭示出几个世纪以前就已大致完成了的匣₁字由g变ɣ的陈旧事实。

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证看, 匣母上古一分为二应该说是可行的。不过由于方言和文献所能印证的字不是很多, 而谐声的根据又具有一定的弹性, 上文对匣母字的分类虽然大致不差, 但並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完美无误的程度, 个别字的归类不妥当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

①见B.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20—22, Paris, 1923.

②见曾运乾《喻母古读考》, 东北大学季刊, 2期, 57—78页, 1927年;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 《史语所集刊》, 18本, 1948年。

③见周法高《论上古音》,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二卷一期, 109—178页, 1969; 《论上古音和切韵音》,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三卷二期, 321—457页, 1970年。

④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 《清华学报》新九卷, 一、二期合刊, 1—16页, 197年。

⑤见陈新雄《群母古读考》, 《锱不舍斋论学集》, 61—100页, 台湾, 学生书局。

⑥见罗常培《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组》, 《史语所集刊》, 8本1分, 85—90, 1939年。

⑦见丁邦新“Archaic Chinese *g, *gʷ, *ɣ and *ɣʷ”, *Monumenta Serica*,

Vol. XXXIII, 171—179, 1977—78年; 《从闽语方言上古音中的**g*-》, 《音韵学研究通讯》, 第9期, 8—11页, 1986年; 喻世长《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 《音韵学研究》, 第一辑, 182—206页, 1984年。

⑧据姜忠奎《说文声转表》, 1930年石印本。错字漏字作了校正。

⑨广州话记音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汉语方音字汇》, 第二版, 语文出版社, 1989年。广州话从*k'*变来的*h*, 有少部分又进一步复成了*f*。如“苦”作*fu'*, “科”作*fo*等等。

⑩见上7引丁邦新1986年。

⑪科学出版社, 1956年。

⑫W. South Coblin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3年。

⑬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 括弧里数字是该书卷页数。

⑭参看罗常培《梵文唇音五母的藏汉对音研究》后附之《四十九根本字诸经译文异同表》、《圆明字轮四十二字诸经译文异同表》, 《史语所集刊》, 3本2分, 263—275页, 1931年。

⑮玄奘《大唐西域记·序》“疏伽河”下注云: “旧曰‘恒河’, 又曰‘恒伽’, 讹也。”(上海人民出版社本, 2页, 1977年)玄应《一切经方义》“阿笈摩”下注云: “亦言‘阿伽摩’…旧曰‘阿舍’, 讹略也。”(日本刻本, 卷24, 16页上)

(上接第49页)

②形容词的突出特点是能受程度副词修饰而不能带宾语。根据这一点, “胆怯”和例50)的“关切”例51)的“恼怒”都归入形容词。

③如果述位*V*是不及物动词, 自然不存

在跟状位*V*所涉及的对象是否相同的问题。

④“安慰”有时是及物动词, 有时是形容词。形容词“安慰”有“欣慰”的意思, 可以加程度修饰, 如“收到你的信, 家中大小都感到(十分)安慰”。从所在语境看, 例70)的“安慰”显然是及物动词。